试婚生活

名人传记

胡因梦 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陆

在李敖金兰大厦的家中，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置呢？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没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点儿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紧拿出粉饼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母亲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

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通常会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花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不阻挠，我们的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

原子弹讹诈

纪实文学

双石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拾捌

战争爆发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早在麦克阿瑟“圣诞攻势”发起前的11月20日，劳顿·柯林斯上将对同事们说：“据信，很快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也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的情况下，对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守住一条防线或尽早地进行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人大规模参战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莱勒海军少将向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递交一份“优先”请求。如果苏联人介入，莱勒希望提议“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作为阻止继续进行这种干预或者协助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的一个因素。”他请求就可能使用的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关于“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等”考虑提出见解。他还请求就“事先提出或不提出最后通牒而对中国使用常规或原子炸弹”的问题提出意见。

这本是一个需要严加保守的机密——不管这原子弹是扔还是不扔。莱勒的备忘录中就有一条告诫：“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拥有这一备忘录的副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要严格限制对此问题的了解。”

可被麦克阿瑟传染了的合众国总统也开始胡说八道了。11月30日，杜鲁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先宣读了一篇声明，无非是“联合国军”派遣部队到朝鲜去是要“扑灭一场侵略战争”云云。记者大人们通常对这样的官样文章不感兴趣，他们希望能有更大的炒货。

“请问总统先生，进攻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开始逗引总统了。

“那当然，麦克阿瑟指挥的是一支联合国军队。”总统作亲切状。

“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莱维罗盯得很紧。

“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总统说。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保罗·利奇冷不丁插上一句：“这是否包括原子弹？”

“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总统现在已被无冕王们牵着走了，信口说出了正在心中拱动的隐密。

他当然应该明白，这话让对手听了去，怎么分析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或许人家杜鲁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2月1日，美联社发出一个爆炸性新闻：杜鲁门谈朝鲜战争 美联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杜鲁门总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

这消息按杜鲁门的希望传到了北京。总参作战室的年轻参谋们都很紧张，美帝国主义这个战争疯子，真要扔原子弹，跟咱们打全面战争，那我们这个饱经战火蹂躏的国家又要遭殃了。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这些汇集来的情报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他心里也在打鼓，心说主席总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夜睡不成觉了。没想到毛泽东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

“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明，又来玩这一套老把戏。他杜鲁门真要扔原子弹，有义务先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毛泽东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像扔一块破抹布。

小西爸骨折

都市小说

王海鸽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拾

小西等了很久，何建国音讯全无。她绷不住了，给何建国打电话，片刻后，那优美忧郁的铃声居然在家中响起。

快一点时，家中何建国优美忧郁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小西扑过去接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声，是警察，说何建国因醉酒被送到了某医院。何建国身上总带有名片，肯定是那名片给警察提供的线索。小西打车赶到医院时，何建国正躺在医院急诊输液室里输液，还没有完全糊涂，还能认出小西是谁，当下拉住她的手又哭又笑：“我要死了……小西，我死了你是不是很高兴？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来烦你了，烦你们家了……”说到这儿，突然闭了嘴，把那只闲着的手伸进衣服内兜摸了半天，摸出一个小本本塞小西手里，笑眯眯道：“送你样东西。”是一本存折。他接着解释：“这是你老公，留给你的遗产。记住，上面的钱得给我们家一半。……对了，还有密码——”拍着脑袋想，“多少来着？”

那天夜里，何建国闹腾了一阵就睡了，一睡就睡得完全不省人事。次日晨，何建国醒了，知道了事情经过一句话没说，背上包，牵着因一夜未眠而脸色苍白的小西就走。走到医院门口，打了车。一上车，就把小西紧紧搂在了怀里。小西哭了，他也哭了。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小西没对家里说。说了没好处还有害。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然如一间八面来风中的小屋摇摇欲坠，再也经不住任何外来的干扰。

一周后，小西上班，生活回到了往常的轨道。与往常不同的是，一到周末，夫妻俩就开始紧张，去小西爸妈家？怕他们烦。不去？怕他们生气。他们已然感觉到了来自小西妈的冷漠。最后决定，周末没事就去，去了坐坐就走，能不吃饭就不吃饭。直至有一天，顾家发生了一个意外。

小西爸骨折了，洗澡时滑了一下，腿就折了。出院后，小西妈在客厅里召集子女开了个小会，说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老年人还要久些。她的意见，在没请到合适的保姆之前，三个子女，轮流请假，在家里照顾小西爸。小航很为难，公司派他去意大利进行商务考察，这事他跟妈妈说过，不知妈妈是忘了还是让他放弃。于是提醒了妈妈一句，小西妈的意思是放弃，让他跟公司解释一下，让别人去。小航闻此沮丧至极。这时何建国开口了。

“妈妈，要我说，要是去美国什么的也就算了，意大利机会难得。他们搞建筑的，尤其需要去意大利开开眼。”小航感激地看看姐夫。“要我说，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行。”何建国说。众人闻此一齐看他。“我是这样想的，我回来住，夜里我陪着爸爸；早饭我做；白天我中午回来一趟，爸爸的中午饭也就解决了。这样算下来，爸爸每天单独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只有半天，半天就好办多了，把水呀小便器呀什么的都放到爸爸能够得到的地方，就没什么问题了。”妈妈点了点头，脸上难得地露出对何建国的满意。

小西、何建国回家来住。何建国说到做到，坚决不让小西受一点累。晚上，小西睡自己房间，小西妈睡小航房间，他睡在小西爸房间里临时搭起的一张行军床上。夜里，小西爸那边一动他就醒，一有事就起，拿药拿水倒小便，耐心周到。眼瞅女婿没几天就黑瘦了不少，老两口商量着得抓紧时间找保姆了。事实上自打小西爸骨折保姆一直在找，没合适的。何建国心思一动，道：“要不，我给我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在那边帮着找一个？”

小西妈闻此眼睛一亮：“好啊。知根知底的，也保险。”

看到了她和他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感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陆

我听着叶浅翠的故事，终于忍不住“啊”了一声，急切地追问：“你没事吧？没事吧？”

叶浅翠抿嘴微笑，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说：“瞧我傻的，你当然没事了，否则怎么还能坐在我对面呢？”

“后来我就晕过去了。”她将视线转到了窗外，看着极远的地方，“再后来，我醒来，在医院里。他们说我摔下山，摔伤了。没有人相信我，大家都以为这是我编出来的，以为我因为当时摔伤脑袋，胡思乱想……后来，我劝告自己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渐渐地，我自己也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后脑受伤后的臆想。直到今天，出现了她，还有他……”

“谁和谁？”

“今天一大早，有一门基础课是与别的班级一起上的。我去得很早，推开教室的门时，里面只有一个中年妇女，是任课教师，她冲我笑了笑，说：‘你是第一个哦，欢迎你。’在古宅的时候，张盈第一句话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当时我浑身僵住了。这时，有人推门进来，是他……”

吧嗒吧嗒的脚步，在向日葵办公室外面响起，十分突兀。叶浅翠停住了说话，有些惊恐地转头看着窗外。片刻，姜培已站在门口了，穿着运动便装，兴高采烈地叫着：“哥们儿，该收工了，走，打球去。”然后，他看到了叶浅翠，两眼冒出强光，伸出右手说：“我叫姜培，心理系研究生。学妹是哪一系哪一级的？”

叶浅翠神色变得冷淡了，说：“我叫叶浅翠，是大一新生。”站起身来，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抽空听我的故事。”言罢，她翩然起身就走。我想阻止，却又不知如何阻止。

天已全黑了，我从抽屉里拿出MP3，按下播放键，叶浅翠的声音飘了出来，带着我再一次重温了她的古怪经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有空闲，我就重复地听她的经历。她只告诉了我她的姓名，班级、系别都没有说，在这个将近万名学生的高校里，她宛若一滴水投进了海洋，要找她很不容易。直到姜培告诉我，他打篮球认识了一个叫魏烈的。魏烈，这名字我已听过不下几百遍了。

魏烈长得很精神，剑眉星目，穿着一身运动短装。姜培揽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就是师兄陆林，未来的大心理学家。”我笑着给了他一拳，姜培笑嘻嘻地躲过。

魏烈扮了个害怕的神色，说：“大心理学家？my god，我最怕心理学家了，《沉默的羔羊》中那个家伙，那一双眼睛简直就是X光。”

“咳，这个你放心，现在他只是半桶水状态，还没有修炼到那个程度。”姜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三人说笑着走进了学校的川菜馆。叶浅翠这个名字，首先是从姜培嘴巴里蹦了出来。“她长得很正点呀。”姜培说。

“就是，那天我们班跟她们班一起上课，班里男生看到她，大半被她惊得下巴都快掉了。我是被她吓着了。”魏烈呵呵笑。看到我与姜培不解的神色，他解释：“那天我进教室时，她已经在教室里，正跟那个张老师说话。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神色就变得很难看了，就像看到鬼一样。就是这样子……”魏烈张大嘴巴，瞪圆眼睛，佯装受了惊吓的样子。

我心中一动，想起了那天叶浅翠的话：直到今天，看到了她和他……莫非当中那个“他”指的就是魏烈？“你以前就认识她吧？你去过平凉旅游吗？”

魏烈摇摇头：“不认识呀，开课那天，第一次见到她。平凉，那是什么地方？”

我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心渐渐地沉入了谷底。难道叶浅翠所说的一切真的是她的幻想？